和人民在一起

亲生父亲的爱

121

朝鲜·平壤
1978

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党历史研究所

和人民在一起

亲生父亲的爱

朝鲜·外国文出版社·平壤
1978



敬爱的领袖金日成元帅和崔英玉她们姐妹四个在一起

目　　录

亲生父亲的爱……………………………崔英玉　（ 1 ）

“懂，才能看得远”……………………韩容俊　（23）

六只山雀………………………………尹基范　（36）

他指明了我们的前程…………………金凤爱　（43）

“把最好的东西给孩子们”……………陈龙梦　（59）

“恭喜你们结婚”………………………金容焕　（70）

领袖来到我们家………………………朴承顺　（79）

亲生父亲的爱

崔 英 玉

一九六〇年春天，金达莱花和杏花盛开，樱花初放的四月二十九日，那天好象是星期五。

我们的爸爸敬爱的领袖金日成元帅每年秋天发给我们冬装，春天发给我们夏装。那一年也不例外，在五一节前夕，把新制服发给了我们学生。

那天，是我穿上新领到的学生制服的第三天。姐姐对我说，等到五一节穿吧，可我忍耐不住，领到新衣服的当天就穿上了。

漂亮的上衣，用藏青布精工缝制的百褶裙，一看身子就变轻了，我怎能象姐姐那样等到五一节才穿呢。我挑了一条最新的红领巾，拣了一个最漂亮的蝴蝶结扎在头上，打扮得跟新衣裳十分相称，然后同朋友们一起到公园里去玩。

正玩得起劲，忽然有一辆轿车驶到我们跟前停下，一

位年轻的叔叔跳下车来，向我们说：

“小朋友们，你们的新制服真好啊。要我给你们拍张照片吗？”

我们几个可高兴啦。高兴得拍起手来，一窝蜂地拥到叔叔跟前。

“好，好。我给你们拍。跟我一起去。上车吧！”

我和贞顺，还有两个男孩子上了车。轿车在街道当中飞跑，我们痛快极了。

“叔叔，到哪里去拍？”

“到好地方去拍。去看看就知道了。”

“拍完照能给我们每人一张吗？”

“当然给呀。”

疾驰的车子放慢速度，拐进一个大门。车顶上，刚开始发芽的柳枝儿低垂着，路两边黄色的连翘花开得正好。连翘花旁的草坪上，蒲公英和紫花地丁星星点点地开放着。

车子又朝上开了一点，迎面扑来一片盛开的杏花和金达莱。花丛那边，密密麻麻地耸立着许多高大的树木，不知是钻天杨还是白杨。

我有点摸不着头脑，问道：

“叔叔，这是什么地方？”

"呆会儿你就知道了，还要稍微再朝前走一些。"

车子终于在一座二层楼房后面的花园旁边停下了。

"到那边去吧。"

叔叔在前面引路。我们跟着叔叔绕过花坛，走到放着几把长椅的地方。

摆在杏树下面的长椅上，有一位神态庄重的大人在看报。我无心地看了看他那身穿普通干部服的背影。说真的，直到那时候我什么也不明白，只是一心想拍照。

也许是听到了我们的脚步声，那人放下手里的报纸，把身子转到我们这边。

刹那间，我愣住了，难道是在作梦吗？可是，我怎么会看错呢？那是笑容满面的元帅的脸呀！……我们家的墙上挂着一张元帅的肖像，姐姐和我诚心诚意地在四周用花镶了个边，每天早晨上学时，我们姐妹总要对着肖像行礼问好，说我们上学去了。我怎么会看错敬爱的父亲金日成元帅呢！

金日成元帅向我们点点头，又招了招手喊我们。

我们四个一窝蜂拥上去，跑到他面前立正，行了个少年团礼。

"金日成元帅，您好！"

"好啊！孩子们，你们学习都好吗？"

75119

金日成元帅把我们一边抱两个，接着说：

“穿上新衣裳了。来，让我瞧一下，我叫人把你们领来，就是想瞧瞧你们的新衣裳。……”

他摸摸我们的头，替我们系好弄歪了的红领巾和蝴蝶结；还问了我们许多事。

“穿上新衣裳，觉得怎么样？我看今年的式样比去年好，你们喜欢吗？”

元帅真是我们的亲爸爸。他象对待亲生儿女一样对待我们，所以我们一点也不感到拘束，个个抢着回答。

“今年发的衣服颜色好看，清爽。”

“不起绉褶儿。”

“正合身！”

金日成元帅把两个男孩子的身子翻过来调过去地看。一边看一边详细地问领子合适不合适，蹲下或跑步时裤子穿着舒服不舒服，钮扣钉得结实不结实。看了一阵，拉着一个男孩子的手，象爸爸一样大声地笑着说：

“看你的手多脏，大概是皮得厉害。”

元帅还摸了摸我的衣裳，细心地替我把没有拆干净的标签和线头儿扯掉。

领新衣裳的那天，我太高兴了，马马虎虎地拆了一下就穿上身了，所以，标签和线头儿仍然留在上面。

这时，站在旁边的叔叔给我们拍了一张照。

金日成元帅亲自掰开裙子的绉褶儿看了看，问道：

“褶儿打得怎么样？”

“明年你们能穿上比这更好的衣服。我国年年都要增产许多布，工厂的姐姐们正在努力织更好的布，缝衣服的大娘、姊姊们也在研究怎样做更好的衣服。你们也知道什么叫提高质量吗？”

金日成元帅看完了我们的衣服后，又问：

“你们一年穿几双球鞋？”

我们几个有的回答一年穿四双，有的回答一年穿五双。

“把鞋子的后跟踩倒了穿或者随随便便地拖在脚上是不对的，可是为了锻炼身体，跳舞穿破了鞋则是好事情。”

他说完，又问我们许多问题：一个月用几支铅笔，铅笔心是否容易断，教科书是否都领到了，商店里练习本多不多，橡皮好不好用，等等。

他还问我们参加了哪些课外活动，喜欢哪部电影，将来长大了要做什么等。接着又问起我们家里的情况。

轮到问我了。

“爸爸做什么哪？上工厂做工，还是上机关办公？”

“……”我没有立刻回答。

这时，他仔细地端详着我，脸上的笑容霎时消失了。他细眯着眼，用很低的声音问道：

“怎么啦？……爸爸不在了吗？”

“是的。”

“妈妈呢？”

“妈妈也去世了。”

“哦？！妈妈也……你叫什么名字啊？哦，叫崔英玉……”

金日成元帅紧紧地握住我的手，接着说道：

“英玉，你爸爸妈妈是在什么时候、怎么去世的？”

我低头望着元帅抚摸着我的手的那只又大又温暖的手，把情况都告诉了他。过去，不管谁问，我从来不大谈爸爸妈妈去世的事情，因为谈起来就更想念爸爸妈妈。不过，这次因为是元帅问，我就全说了。

祖国解放战争时期，爸爸在橡胶厂上夜班，被美国强盗炸死了。从那以后， 妈妈进食品加工厂做工， 抚养我们，但是，一九五九年五月连她也去世了，我们姐妹四个就成了孤儿。

金日成元帅听完我的话，又问道：

“英玉，妈妈去世已经一年了。在这段时间当中， 你们是怎么过日子的？现在同谁一起住？”

“就我们姐妹。比我大两岁的姐姐煮饭、 洗衣裳。姐

姐放学回来得晚的时候，我就煮饭，妹妹英实今年才十一岁，她也会煮饭。”

金日成元帅把我拉过去，让我紧靠他的身边，说：

“噢，你们姐妹……连个亲戚也没有吗？”

“嗯。……妈妈厂里曾经派了一位大嫂来同我们住过一阵，可是后来她的丈夫从部队上复员分配到元山，她也上元山去了。走时把最小的妹妹英姬带去，现在就我们三个过日子。”

接着我又谈了慈父领袖金日成元帅分配给我们一套舒适的多层楼房，每月发补助金。遇到天冷或刮风，邻居家的奶奶、婶婶怕我们家的炕不暖，常来替我们照看灶膛；妈妈厂里的叔叔大嫂们也常常带些豆腐、蔬菜来看我们。

“噢……不管怎么说，你们三个小鸽子……自己煮饭、洗衣、扫地……了不起！你们自己又做家务事，又上学……真了不起。”

金日成元帅摸着我的手，断断续续地说，声音好象有点沙哑。他沉默了一阵，后来，掏出钢笔和小本子，低声地问：

“英玉，你家住在什么地方？”

金日成元帅照我的回答在本子上写上：“中区中城洞二班三楼三三〇号房间”，然后用又大又工整的字体在地

址下边写上我们姐妹三个的名字。

他合上本子，突然问我：

“英玉，你去过动物园吗？去过？好， 那么老虎、狮子、大象你都看见过了？”

我回答道：我看过荡秋千的猴子，站着走路跟人要东西吃的黑熊，还看过转铁环的小松鼠。这时站在旁边的叔叔又拍了一张照。

金日成元帅眼角上又浮现出笑纹，问道：

“还看过什么？”

当时我十三岁，什么也不懂，只是手舞足蹈地比划着向元帅谈在动物园里头一次看见的动物。然而，两年过去了，今天，我好象才略微懂得当时金日成元帅为什么突然提起动物园，我学着动物的样子回答时，他为什么那样笑眯眯地望着我。 我想， 大概是刚谈过了爸爸妈妈的事，金日成元帅想让我高兴高兴才提起动物园的吧。我想，往后等我长大了，一定会更明白的。

金日成元帅又问我们看不看少年报。后来就把话题转到南朝鲜问题上去了。

“你们可知道，现在南朝鲜发生了什么样的事么？”

我们抢着回答，说卖国贼李承晚被赶下了台，但是仇敌美帝国主义照旧留在那儿，所以，南朝鲜的父母、哥哥、

姐姐们仍然象从前一样受苦；儿童们也跟在李承晚统治时期一样，很多都不能上学，擦皮鞋、卖香烟，象乞丐似地穿不暖吃不饱。

“说得对，说得真对。你们看报看得不错嘛。”

金日成元帅这样夸奖着我们。说罢，他又显出忧虑的心情：

“南朝鲜的孩子们可怜极了……只要我们把美国鬼子赶走，我们国家就能统一，到那时就可以让南朝鲜的孩子们不再背擦皮鞋工具箱、烟箱和空罐头盒而去挎书包。每逢春天、秋天也象你们一样穿新衣服……他们不是也应该象你们一样安心地读书，快乐地游戏吗。……你们想到这些，更要好好学习。对你们来说，学习是最重要的事情……”

金日成元帅特地又握住我的手，叮嘱道：

“英玉，你要好好学习……努力学习，将来做个有用的人。”

我说我一定要争取做最优等生和模范少年团员。

金日成元帅从椅子上站起来，一个个地抱了抱我们的肩膀，笑着说：

“现在你们回去吧。这么好的春天，快去玩吧。”

“元帅，再见。”

我行过了少年团礼，还不想离开元帅身边。

我们不断地回头望，金日成元帅依然站在那里向我们点头招手。

我们又坐上轿车，离开了金日成元帅的家，车子在街上行驶时，我觉得来来往往的人似乎都在望着我，用羡慕的目光望着见到了金日成元帅、又受到了爱抚的我。我感到自己好象高高地飞上了天。

我一下车就朝家跑，想把这件喜事告诉姐姐和妹妹。可是她们一个也不在。我这才想起姐姐去练习团体操，妹妹去排演文艺节目了。

我走到元帅的像前，象刚才那样行了个礼，心里反复地说：

“金日成元帅，谢谢您， 我一定要争取做一个最优等生和模范少年团员。”

然后，我从头到尾仔细地回想了一下刚才的情景，把元帅摸过的手看了又看，先看看手背，翻过来看看手心，看过以后又想看手背，这样翻来翻去翻了好多遍。

我太高兴了，连午饭也不想吃，象指挥大合唱似地挥着两手打拍子，把所有我会唱的有关金日成元帅的歌全部唱了一遍。

我想起金日成元帅很担心地谈到南朝鲜儿童时的情

景，深深地感到，我们姐妹虽然没有父母，但生活得多么幸福。如果在南朝鲜的话，可能早就变成睡在桥洞里的乞丐到处彷徨了。可是，我们的爸爸金日成元帅分给我们这么好的现代化住宅，每月还发补助金。妈妈厂里的叔叔婶婶，邻居的奶奶大婶们也都来照顾我们。我想啊想，想个没完。

这时，有人在轻轻地敲门。我以为是姐姐或者是妹妹，赶忙去开门。没想到门外站着的是刚才用汽车把我们领去又把我们送回来的那位叔叔。

“哎哟，叔叔，是您！”

“金日成元帅让我来看看你的家。……”叔叔走进屋里，说。

“金日成元帅把你送走以后，一直惦念着你们姐妹，连午觉也没睡。……他叫我来看看你们怎样过日子。……”

说罢，叔叔把屋里和厨房里的所有家什都记下来，然后回去了。

傍晚，去练习团体操的姐姐回来了。不知从哪里听到的，她已经晓得我见着了金日成元帅，气喘吁吁地说：

“……我简直不敢相信，就这么急着跑回来了。是真的吗？”

“真的，是真的！今天上午……”

我没法接着讲下去了。连想好了等她回来讲的话也讲不下去了。因为姐姐紧紧地抱住了我。

那天晚上，我把见着金日成元帅的经过一遍又一遍地讲给姐姐和妹妹听。姐姐的面前放着一些花纸，正准备做表演团体操时戴的花帽，她听得入神，连花帽都忘记做了，一股劲地揉着那些花纸。

比我小两岁的妹妹英实扒在我身上，说：

“姐姐，我长到象你一般大，也能见到金日成元帅吗？”

姐姐也用羡慕的目光紧盯着我，说：

“英玉， 你真幸运！我要是也能见到金日成元帅该多好！……”说罢，抬起头来望着挂在墙壁上的元帅的肖像，又说：

“他管理国家大事那么忙， 共和国的所有儿童怎么都能直接见到他呢。……英玉，你见着元帅，这是无限的光荣，也等于我们姐妹四个都见着了一样！英实，是不是？元山的英姬要是听到了这个消息，一定会高兴得拍巴掌的……”

这样谈了好久，不知不觉已经十点多钟了。这时，又有人在外边轻轻地敲门。接着传来了耳熟的声音：

“英玉在家吗？”

“姐姐，是叔叔，就是那位叔叔！……”我猛地跳起来

去开门。我没有听错，果然是那位叔叔又来了。他说：

“真好，你们姐妹三个都在家。 金日成元帅叫我马上接你们去。快走吧。”

英实乐得跳了起来，但是姐姐却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她到厨房洗了手，回到房里换上了说是要等到五一节穿的新制服。

轿车载着我们姐妹，不一会儿就开到金日成元帅的房子前停下了，元帅家里的人出来接我们。

“元帅在二楼等着你们呢。快上去吧。”

我们爬楼梯刚爬到一半的时候，头顶上传来了金日成元帅亲切的声音。

“噢，英玉，你们来啦。”

我们三个停下脚步，抬头仰望着金日成元帅。

元帅带着温和的微笑朝我们走来，首先摸着姐姐的头和肩膀说：

“你就是英淑吧？…… 领着妹妹过日子， 还 要 上 学……吃力吧。……噢，手也裂了口子啦……”

姐姐突然把脸贴在元帅的胸口抽泣了起来。

“英淑，别哭， 别哭呀……一家之长还能哭吗？……赶快停住……别哭……”

金日成元帅抚摸着姐姐的头，叫她不要哭，姐姐还是

一个劲儿地哭。

当时，我心想，姐姐比我大，干吗还哭呢？元帅那么叫她不要哭，干吗还哭个不停呢？我只是呆呆地望着姐姐颤抖的肩膀和抚摸着姐姐肩膀的元帅的手。然而，两年过去了，今天我长得跟当时的姐姐一般大了，才晓得了那时姐姐为什么要哭。

我们跟元帅一起上了楼。

金日成元帅让我们坐，又一个一个地摸着我们的头，详细地问我们姐妹生活的情形。扑在元帅怀里哭了一场的姐姐，象在亲生父亲面前一样，毫无拘束地回答着。我们真地象来到了亲生父亲面前一样。

金日成元帅听完姐姐的回答后， 又跟我们谈以后的事，问我们：

“以后你们是跟现在一样自己过活呢， 还是上初等学院去好呢？”

姐姐首先回答说上初等学院好。

金日成元帅听了，随即把脸转向我说：

“英玉，你呢？”

我也说上初等学院好。

元帅这回走到英实跟前，轻轻地摸着她的头，说：

“你也跟着姐姐们一起上学院去吧。虽然晚上分开睡，

但白天还是能够经常看见姐姐们的。还跟姐姐们在一个饭厅里吃饭呢……好吧?!”

英实象个娇生惯养的孩子似的，什么话也不说，只点点头。

“那就好啦。到学院去不愁吃穿，专心学习吧。过去，你们小姐妹自己过日子，也够……”

爸爸金日成元帅顿了一顿，接着又说：

“就这样吧。不要等到九月新学年度开始， 明后天，过了五一节就去。另外把在元山的英姬也接回来，好吧?!你们很想她吧!”

这一回，我也光点头了。

“好……就这样办。把英姬也接回来。”

“那太好啦。”

一直坐在旁边的妈妈也高兴地说。

爸爸金日成元帅把我们拉起来，说：

“好，我们一起到楼下去吃晚饭。”

我们几次三番地说，我们是吃过了饭来的，爸爸元帅和妈妈还是拉着我们下了楼。

“快坐下。英淑坐下，英玉也坐下……英实，你喜欢吃什么？靠前一点。”

金日成元帅拉着我们的手，让我们紧靠餐桌，再三要

我们多吃点，并且把好吃的菜挪到我们面前。

我永远不会忘记那天我们姐妹同爸爸金日成元帅、妈妈和元帅家里人一起围着桌子吃的那顿愉快的晚餐。

吃完饭，金日成元帅给我们讲了这样一个故事。

“我看到你们，忽然想起过去的一件事。有一天，我们游击队消灭了一股日本军和警察队，在经过长白山的一条山沟时，忽然听到远处有小孩的哭声。我们顺着哭声找去，到了一个地方，那里有一家民房，里面有一个四岁的小女孩和一个两岁的小男孩在哭。我们问那女孩子怎么回事。女孩子说，他们的爹妈被日本警察抓走了，一直没回来。我们就用大衣把两个孩子包起来带回游击队，在儿童团里抚养。后来，他们俩长大了，学习好，枪法也不错，成了勇敢的游击队员。你们到学院去也要用心学习，学得更好，将来做个有用的人……”

听了他讲的故事，当时我暗暗地下定决心，也要象那姐弟俩一样，将来做个有用的人。但是，现在想起来，我更深切地感到，元帅正是象过去爱护那姐弟俩一样，爱护我们姐妹呢。

那天，我们同元帅的孩子们一起看画报，又谈些学习上的事，玩得象亲兄弟似的。

不知不觉，已经十一点多了。

上了楼的元帅又下来对我们说：

“现在，你们回去睡觉吧，小孩在春天是很睏的。……最近忙着准备迎接五一节，你们白天也整天练习，是吧？”

金日成元帅把我们姐妹三个揽在怀里，接着说：

“明天上学，后天是五一节，到我们家来一起过节。庆祝活动结束后哪儿也不要去，在家里等着。”

他送我们到门口，又叮嘱道：

“庆祝活动结束后一定在家里等着。我会让这个叔叔去接你们的。”

车子一直开到我们家门口。我们想谢谢叔叔，谁知叔叔拎了一个大包包下了车，也跟着我们一块进去。

叔叔把那个包包拎到屋里放下，说：

“这是金日成元帅送给你们的礼物。”

包包里是一大堆文具、鸡蛋、苹果，此外还有许多东西。

那天晚上，我关了电灯躺下后，很久很久还睡不着。脑海里不断地浮现出白天发生的事情和方才到元帅家去的情景。

我闭上了眼睛，还清楚地看见元帅慈祥的面容，还清楚地听见元帅温和的声音。想到后天五一节，又要上元帅家里去玩，真高兴得一点也不想睡了。

我以为就我一个人没有睡着，谁知一直静静躺着的姐姐突然翻过身来，低声问道：

“英玉，你睡着了？”

“没有。”

“你在想些什么？”

“我在想五一节又要上元帅家去……”

“英玉，你知道金日成元帅为什么叫我们五一节再去？”

“？……”我答不上来。

姐姐一把抱住我，哽咽起来，一句一句断断续续地说：

“他是……怕我们姐妹过节冷静……怕我们看见人家的孩子，想起爸爸妈妈难过……金日成元帅是我们的爸爸！……真是我们的爸爸！……”屋子里一片漆黑，但是我似乎看见了姐姐的眼里汪满了泪水。

五一节那天，在群众大会和游行示威结束后，下午一点左右，我们三个坐上来接我们的车子又到了元帅家里。

金日成元帅出席五一节大会还没有回来。我们跟元帅家的孩子们一起荡秋千，逗山羊，玩得很愉快，还同他们一起吃了午饭。

吃过午饭，我们又跟他们一起手拉着手跑着，跳着，

上植物园看花，去荷花池看鲤鱼。

我们一拍巴掌，几条鲤鱼就聚拢过来。我乐得一边拍巴掌，一边直叫嚷："看哪，那个那个！"元帅的儿子在旁边拉拉我的胳膊，说：

"姐姐，我去拿点鱼食来，鱼儿就全过来啦。"说完，一溜烟跑回家去拿了一些蚕蛹来。我们把蚕蛹撒下去，一大群鲤鱼果真摇头摆尾地围拢来，轻巧地翻腾着窜到水面上吞鱼食。此外还有许多有趣的事情，玩得连时间也忘记了。

下午五点来钟光景，一辆黑色轿车驶进来了。元帅的孩子们告诉我们说，这是爸爸的车子。我们手拉着手向车子跑去。

金日成元帅在车子里笑眯眯地向我们招手。他刚从车上下来就摸摸我们的头，说："你们玩得好吗？"又说等一会儿让我们看电影。

元帅在去电影室以前，先把我们叫去，然后拉着英实的手走进电影室。

这时，有一个穿白罩衫的人端来一盘苹果放在元帅面前。

金日成元帅看了一下房里，按人数把苹果切开，分给每个人一份。他自己只吃一小块儿。

那天放映的是外国电影，没有字幕。

元帅从头到尾每个镜头都给我们解释。元帅的小女儿低声对我说：

“演外国影片的时候，爸爸总是给我们翻译。”

看完电影，我们又同元帅一起吃晚饭。

那天晚上，金日成元帅送走我们时，对我们说：

“……我替你们办手续，明后天到学院去吧。去了要好好学习，将来做个有用的人！”

车子开动时，元帅向我们招手。我们回到家里，那天晚上又好久好久没能睡着。

第二天早晨，姐姐把金日成元帅送的苹果、鸡蛋、点心等包在包袱里，对我和英实说：

“我们坐公共汽车去一趟吧。”

“姐姐，上哪儿去啊？”英实扒在姐姐身上，问道。

姐姐不回答，光是笑，叫我们赶快上车站。

我们跟着姐姐上了公共汽车。汽车刚过八洞桥，姐姐就说下车。

我这才明白了姐姐的意思，因为爸爸妈妈的坟就在离八洞桥不远的山坡上。

我们登上了山坡，没有多大功夫就找到了爸爸妈妈的坟。姐姐在坟前解开了包袱，低声说：

“爸爸，妈妈， 我们到金日成元帅那儿去过两次……元帅要把我们送进学院……又说，把英姬接回来……”

这时，英实望着姐姐，问：

“姐姐，你同谁说话?”

姐姐没回答，只是搂着英实的肩膀，向本平壤那面眺望。我知道姐姐是望着金日成元帅住的地方。

五月的春天的朝阳， 把温暖的阳光倾泻在姐姐的脸上，姐姐好象有些耀眼，把一只手搭在额头上，仍然眺望着金日成元帅的住所。

英实用充满喜悦的圆溜溜的眼睛轮番望着姐姐和我说：“我们明天上学院啦，是元帅叫我们去的！他叫我们好好学习，是吧？姐姐。”

姐姐也笑着向英实点点头，然后转过脸来对我说：

“英玉，爸爸妈妈要是知道的话，该多么高兴呀！……”说罢，又朝本平壤那面看。

我也点了点头，抱住姐姐的腰，眺望着金日成元帅住的地方。

那天，我们一声也没哭。受到元帅无微不至的关怀和照顾，我们只是感到高兴和幸福。

第二天，我们转学到平壤初等学院去了。那天也是乘金日成元帅派来的车子去的。

在元山的英姬也接回来了。

最后，我要说：我们姐妹四个不是孤儿， 我们有敬爱的爸爸金日成元帅，怎么会是孤儿呢！

一九六二年三月

“懂，才能看得远”

韩 容 俊

每当想到青山里精神和青山里方法的伟大生命力的时候，我的脑海里就更清晰地浮现出一九四九年一月见到敬爱的领袖金日成将军时的情景。

那天是新年后的第一个星期日。

当时，我担任顺川郡舍人面人民委员会委员长。清早，听说将军叫我，便急忙赶到德山里远东村去。

进村一看，将军正在梨树家的院子里同村里的老人亲切地交谈着。

我走近将军跟前行了礼，他紧紧握住了我的手。我说：

“将军，外边这么冷，请到屋里去吧。”

他说不要紧，继续跟老人们谈话。

“分了地，日子过得好些了吗？”

“好多了。将军，解放前过生日连大麦饭都难得看见，

如今平时也吃上大米饭啦。”

一辈子当佃农头发都白了的梨树家老人回答说。

金日成将军问老人可不可以看看他家里的情况，然后把他家里里外外仔仔细细地看了一遍。

牛棚里，一头黄牛正在吃热气腾腾的饲料。将军望着牛，说：

“牛喂得真好。”

“金将军，这头黄牛也是分到地以后买的。种了头年庄稼，首先就买了这头牛。”老人用喜孜孜的口气说。

将军留心地看着廊台上堆得高高的粮食袋子，问去年收成怎么样，国家供应的肥料价钱贵不贵。

梨树家的老人自豪地表白了日子越过越好的喜悦心情。

这家大嫂知道金将军来知道得晚了，这时连鞋都顾不得穿，就从屋里跑出来，恭恭敬敬地向将军行礼。她的两三岁的小女孩也迈着小步跟了出来。将军抚摸着笑眯眯的女孩子的短发，说，要更好地抚养我们可爱的孩子，让他们更加幸福。

他把屋里和灶间看了个遍，详细地询问，甚至问到家里有几口人，吃什么饭。

“盐快要没了。”将军察看屋里的情况时朝盐罐子看了

一眼，说。

“是的，盐紧一些。”

“消费合作社商店里也没有吗？”

“去买没买到。”

“这是消费合作社的人员没有做好工作。往后食盐会多起来的。”

金日成将军对一个农家的盐罐子也这样深切地关心，仔细地看。

当时，我实在不能不受到良心的责备，身负着面人委委员长的职责，几时这样体贴照料过面内人民的生活呢？我检查了自己的工作作风，觉得自己大部分时间都是坐在办公桌前翻文件，不由得红着脸低下了头。

金日成将军走出梨树家，叫村里的干部都到党支部委员长家里去。

我们陪着将军走进支部委员长同志的家。

将军看到有个同志在炕头上铺毯子，就说：

“不用了，这儿很好嘛。”说着就那么坐在炕席上了。

隔了一会儿，里人委委员长等村干部进来向将军行礼，在炕梢坐下来。

“到这儿来随便坐吧。”

将军一再劝大家坐得靠近些。

他满面春风地望着我们，详细询问村里的情况，村里有几户人家，分到地的有多少户，劳动党员有多少，等等。

“一个月党支部会开几次?”

“平均开两次。”

“党内学习会呢?”

“原定开四次，有时做不到。”

“为什么？应该四次都开嘛。”

金日成将军接着具体地询问了支部的工作情况，然后说：

“我看看你们的支部工作文件，行吗?”

支部文件一递到他手里，将军就仔细翻阅起来，一面替我们改正不通的句子和错字，一面指出支部工作的不足之处。

他看完了会议记录，说：

“按计划开支部会，这是好事。不过， 会议准备得还不充分。没有作好充分准备的会议，就容易流于形式。”仔细地教给我们应该怎样召开委员会，怎样准备和召开支部党员大会，怎样做指导群众团体的工作，怎样做群众工作等支部工作方法。

“学习辅导员同志来了没有？ 没来……请他带着讲稿来一下。”

将军这样说了之后，又利用等学习辅导员的时间，详细地问我们看不看报纸，看哪些书等等。

“要从政治上锻炼，就要不倦地学习，再学习。”再三强调，支部要搞好对党员的政治教育工作。

学习辅导员带着讲稿赶来了。将军一一询问他：怎样辅导学习，辅导学习有没有困难。然后一页一页地看讲稿，一直看到底。

将军和蔼地教导他说：

“讲稿，不能照搬学到的内容。必须结合支部的实际情况，多举些例子。还有，难懂的术语太多了。要用农民听得懂的通俗的语言。”

我们接受将军细心的教导和教诲，确实领悟了很多东西，并下定了新的决心。

金日成同志在我们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指出，加强党支部是加强全党的最基本的因素，并提出把支部工作提高到党所要求的水平的具体方针。

然而，当时我们的工作同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报告的精神相比，还有很大的距离。我们还有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特别是在辅导学习方面，没有根据农村的具体情况来进行。

往往不是举农民生活中丰富的事例用通俗的话生动有

趣地进行辅导，而是照本宣科地传达在讲习中听来的内容。

他了解到这种情况，对我们作了关于彻底领会党代表大会的决议精神，根据这一精神加强支部工作和学习的具体指示。

这时已到了晌午时分。村里的妇女正在厨房里忙着为将军准备午饭。

将军一下子就看出了苗头，说：

“午饭我们都准备好了来的，用不着操心。

“一定要张罗什么，就请你们烧碗热干菜汤吧。过去，我打游击的时候，在咸镜北道喝过不少干菜汤，香喷喷的很好吃。”

金日成将军还拿出钱来备饭。看到我们不肯收，就说：

“不要这样，快收下吧！拿这钱去买米买鸡蛋，把午饭准备得充足些。再烧点香喷喷的干菜汤……我们大家一块吃顿饭吧。”

午饭快要做好时，他叫我们去把梨树家的老人请来。一会儿，里人委委员长把老人请来了。将军从座位上站起身来，说：“老大爷，这儿来坐吧。”请老人坐在炕头上。将军还叫随行人员把带来的饭菜和酒都拿进来。

过了一会儿就开午饭了。

“来，都靠近些，人们说靠近些情谊更深嘛……”

我们能同金将军围坐在一张饭桌上，感到无比荣幸。

金日成将军先向老人敬酒。

我们都一致先向将军敬酒。

“很想跟你们一起喝一杯，可是今天我有很多事情要做，不能喝。你们可不要客气，快喝吧。”

我们还是不拿杯子，大家都希望将军喝点酒，哪怕只喝一杯也好。

他环视着我们，说：

“看样子，你们是存心要让我喝酒，既然这样，我就喝一杯吧。”接着举起了酒杯。

将军接受了我们的诚意，我们是多么高兴啊！我们也喝了将军带来的酒，心里感到无比的自豪和幸福。

“同志们，不要客气，多吃点吧。”将军把好吃的菜推到我们面前，又向老人敬酒。

梨树家的老人对将军的恩德感激得说不出话来，眼眶里闪着激动的泪水。

金日成将军同我们坐在一张桌上，津津有味地喝着干菜汤。

那天晚上，金日成将军亲自出席了三和里党内学习会。

天擦黑的时候，学习会才开始。新盖的还散发着松香

味的宽大的宣传室里，聚集了一百多名里内的党员。有将军参加，我们都抑制不住兴奋的心情，低声交谈着。

“我是来看看你们学习的，快点开始吧。”

将军同我们一起坐在木凳上，说道。

学习辅导员正了一下衣襟，走上前去。

“今天，我们很荣幸，在将军面前学习。”

学习辅导员以激动的语调开始讲课了。

“今天，我们学习的题目是：‘民主改革的意义’。”

辅导员的声音分明是由于兴奋而颤抖了。

“辅导员同志！ 别发慌，沉住气，用浅显易懂的语言慢慢讲吧。”

金日成将军亲切地关照他。

学习辅导员讲完民主改革的意义，接着就进行学习讨论。

起初，大家都犹豫，没有人发言。青年们一开头，讨论就逐渐活跃起来了。

将军对每个人的发言都注意地听。

“女同志也谈谈吧。”

将军这么一说，就有个年轻的女同志出来发言了。接着，年纪较大的女党员们也发了言。

将军听完了最后一个发言，向大家说：

“同志们都谈得很好。现在我提个问题。你们都说土改好，有没有不喜欢土改的人呢？”

一位年纪较大的农民霍地站起来，回答说：

“将军，我们过去连一垄石头地都没有，现在分到了地，在自己的地里种庄稼，哪会有人说土改不好呀！”

“那么说，被剥夺了土地的地主也喜欢吗？”

“他们当然不喜欢。”

“就是嘛。他们对于我们分到土地，过好日子，恨得要命。所以你们不要忘记地主很坏。”

的确，那天晚上，发言的人都说，由于实行了民主改革，大家都过上了好日子，这有多么好呀。对阶级敌人则几乎都没有谈到。

金日成将军继续教导说：

“逃到南朝鲜的地主拼命想夺回被没收的土地，你们怎么办？……要赶走霸占南半部的美国鬼子，实现祖国统一，我们应该怎么办？……妇女获得了男女平等权，又该怎么做呢？”

将军一提出这些问题，党员们就毫不犹豫地发表了各自的看法。

将军从各个角度了解了党员的一般知识水平和对学习内容的理解程度之后，说：

“看来，你们对学习的内容还没有理解透彻。我来谈谈吧。”

接着对民主改革的意义，深入浅出地作了讲解。当时将军谈的如下内容的话，我还记得很清楚。

……我们实行的民主改革，对人民有好处。可是，不喜欢民主改革的人也不是没有。你们分到了土地，都说好，可是被剥夺了土地或工厂的地主和资本家是不会高兴的。他们总是企图伺机从我们手里夺走土地和工厂，破坏分给土地的人民政权。他们仇恨我们。我们也要懂得仇恨敌人——地主、资本家。对敌人要保持高度的警惕。敌人要害我们，我们该怎么办呢？如果我们不知道，悄悄地呆着，那就要死了。敌人一有动静，就得把他们的脑袋狠狠地揿下去，让他们无法动弹。要认清，土地永远是属于农民的。……

金日成将军的话，字字句句都说到了我们心里。我们这些过去饱尝佃农生活的辛酸，流血流汗拼命干活也只有挨饿的人，一再下定决心，为把这宝贵的土地永远变成农民所有，不让万恶的敌人触动一根毫毛，一定要沿着金日成将军指引的道路而奋勇前进。

金日成将军就党员的学习问题谈了内容大致如下的话：

……党员不但要做好工作，还要搞好学习。我们首先要认真看报。妇女不学习可不行。所有的党员都要好好学习。我们为什么要搞好学习呢？ 因为不学习就看不到前程。党员看不到前程，怎么能引导群众前进呢？

学习不要流于空谈。对内容要有透彻的理解。不懂内容，光会说， 是毫无用处的。 哪怕弄懂一样也要懂得扎实，懂得透彻。举个例子吧。西瓜光舔皮，就不知道是甜的还是苦的，不知道瓜瓤是绿的还是红的，也不知有没有瓜子，只有切开来尝尝才知道。学习也一样。象舔西瓜皮似地学习是不行的。土改好！男女平等权好！光喊口号，是不好理解的。亲身经历过，不是就知道好坏了吗？要把解放前和今天对比起来看， 通过亲身经验透彻地加以理解。……

听着将军的话，我们痛切地感到，迄今为止，我们学习没有深入地去领会本质，而只是搞了些形式。真正认识到哪怕弄懂一样也要懂得扎实、透彻。

最后，将军说：

“过去，农民住在小草房里， 过着贫苦的日子，可是将来都要住瓦房，吃大米饭，过舒适的好日子。为此，我们党员要成为主人，做好工作。”将军和我们一起呆了一个半钟头，用浅显易懂的语言有条有理地教导我们，使大家都

能领会。

金日成将军是在处理国家大事如此繁忙的情况下，亲自到里民主宣传室来教导我们，一直教到深夜的。我们当场就下定决心，一定要学习再学习。

学习会结束的时候，夜已经很深了。晚风凉飕飕的，还飘着霰雪。将军在这样的夜晚离开，临走时还恳切地嘱咐我们说：

“一定要扎扎实实地搞好学习。懂，才能看得远。”

将军跟我们每个人都握了握手，然后上了车。

自从金日成将军指导我们的学习又指导支部工作以来，已经过了很久了。在这段时间里，我们在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的领导下走过了充满自豪的胜利的道路，击退了美帝及其走狗的侵犯，光辉地捍卫了我们的政权和我们的制度，并及时粉碎了阶级敌人的种种蠢动。

今天，在城市和农村，人们紧密地团结在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的周围，和睦相处，愉快地工作。农村正在卓有成效地执行着水利化、电气化、机械化和化学化的巨大任务，并为占领五百万吨的粮食高地而豪迈地进军。

每当想到所有这些胜利，我就一刻也不能忘记将军的英明领导。将军指引的道路就是光荣的胜利的道路，是建设人间乐园的道路。

我再一次下定决心，无论是在学习中还是在工作中，都要向敬爱的领袖金日成元帅学习，在他指引的道路上争取更大的胜利。

一九六二年三月

六 只 山 雀

尹 基 范

我国农民早已不为衣食住问题操心，日子越过越富裕了。我们的生活越幸福，我就越想念给我们带来今天的幸福生活的敬爱的领袖金日成同志，回忆起头一次见到他时的情景。

一九四八年一月十一日早晨，我吃过早饭坐在屋里。远方传来了汽车声，汽车到我家门口停住了。

轿车开到我们时中郡安赞里这个山沟，还是头一次。

我诧异地从门缝里往外瞧，只见有几位神态庄重的干部下车朝我家走来。

我想也许是道里来的客人，却没想到赶快去开门。

“主人在家吗?”

客人问了以后，我才回答一声“在”，开门走出屋子。

客人当中有位身材魁梧的年轻人向我说，“我们是过路的，想暖和一下身子。”

“请进来吧，屋里乱糟糟的……”

客人们不嫌屋里不干净，就进屋里来了。

把客人们请进不干净的屋里，相当抱愧，觉得很不好意思。

那位年轻人觉察到我的心情，边说快坐下聊聊吧，边拉着我的手，让我坐在他跟前。

“你是种庄稼的吗？”年轻人和蔼地问我。

我回答说，是的。他又问我过去做什么事。

我就回答说，过去种庄稼，也打过零工。接着，他又问了我家的生活情况。

那位年轻人说话笑嘻嘻的，待人很亲切。我放了心，就把心里的话都说出来了。

“解放前你的生活和现在的生活怎么样？”

“象我们这样的庄稼汉过日子，眼下是好世道咧。”

“哪一点好呢？”

“好处可多咧。首先在自己的地里种庄稼， 不用看地主的熊样，就好。没有地主，不受剥削， 日子舒坦， 又好。真的，现在吃的饭都长肉，心里安稳睡得也舒服。”

他听了我的话， 说“你说得对。”接着更详细地问了我们家的生活情况。

“口粮够不够吃？”

"衣服够穿吗?"

"有出门穿的大褂子吗?"

"有被褥没有?"

我照实回答说，口粮是够吃了，衣服和被褥这些还不大够。

他说，如今遇到了新世道，只要努力干活，种好庄稼，就能过上好日子。他象为自己家里的生活操心似的，具体地告诉我往后过日子的办法。

听着他的话，我心里想，这位年轻人真细心，他到底是谁呢，这样体贴入微地关心象我这样的山沟里的庄稼汉的生活，他怎么那么好，那么亲热呀。

他仔细地看了看屋里，发现了在屋角鸟笼里蹦蹦跳跳的山雀，问道:

"真是好鸟，怎么捉的?"

我回答说是孩子们捉来的。

年轻人说，真是好鸟。问能不能给他几只。

我马上就说，"咳，多的是，这有什么不能……"说着就要去捉鸟。

他说要到下村去看看，回走的时候顺便带走，接着站起身来，说:

"身子暖和多了，麻烦你们了。"

他临走时还嘱咐我保重身体，种好庄稼。

客人们走了以后，我还想着那位年轻人的面容，沉浸在深思里。

他眼睛炯炯有神，脸上总是带着微笑，说话那么慈祥，好象在哪儿见过，可就是记不起来。

细细想想，好象是在报纸上的照片里经常见到的金日成将军的模样。

将军处理国家大事十分繁忙，哪有时间到这个山沟里的一个无名的农家来操心我们的生活呢……我尽管这么想，心里还有点放不下，便问妻子：

“你说那位年轻人象谁啊?”

“就是啊……我看他不象是个平常人。”

“莫不是金日成将军?”

“说的是啊，你也不问一问是谁，向他道谢，就那么把他送走了……”

我心里着急，怎么也坐不住了，急忙朝下村跑去。

我跑到下村，一路上问这家问那家。跑到学习辅导员家的时候，他说他刚才见过将军。我追问“是真的吗?”

“是真的。还在支部书记家里听了他讲话呢?”

我又从他的装束、声音和面容等各方面仔细地问了一遍。

来过我家的那位年轻人分明是金将军。

“嗐，我怎么这么糊涂，解放第三年了， 连金将军都认不出来……”我真想痛哭一场。

给了我们土地，让我们过上这么好的好日子的金将军都认不出来，这象话吗。

我心想应当马上跑去向将军道歉，表示感谢，可是那时他已经离开我们村子了。

但是， 当我想到金将军来过我家， 我又感到无上的光荣，十分值得庆幸，以至抑制不住自己激动的心情。

我一心只想快把这个喜讯告诉家属，急忙跑回家去。

“孩子他妈，刚才那位就是他！”

“你说他是谁呀？”

“嗐，他就是金日成将军！”

“啊？！”

妻子不禁又惊又喜，不知所措，把一个厚厚的纸袋递给我，说：

“将军把这个……”

纸袋里面有不少的钱。我诧异地望着妻子。

过了好一会儿，妻子才说道：

“早上来过的金日成将军又到我家来了。 我想起将军说回去时要把山雀带走， 就把六只鸟装在小笼子里给了

他。这当儿，将军把孩子叫过去，摸着孩子的头问，‘几岁啦？’‘上了学吗？’‘几年级啦？’然后把这个纸袋给了孩子，关照他‘要好好用功。’还向我道别，就走了。将军走后孩子看了看纸袋，从里面掏出钱来，说‘妈妈，钱……’我一看，将军留下了这么多的钱。”

妻子喉咙哽塞，说不下去了。

听了妻子的话，我心里也激动起来，不禁热泪盈眶。

过了一会，妻子接着说：

“难道将军真的需要那些鸟吗？ 他所在的平壤就没有这样的鸟？这是细心慈祥的将军借着鸟留下这么多的钱，让我们贴补生活啊。”

正象妻子所说的那样，他留下的钱不是单纯的鸟钱。

我攥着那个纸袋跑到外边去。

“金将军！将军！”

我心里这样喊着，久久地望着他走过的路。

我四岁没了父亲，扛活扛得骨头都累弯了，几时有人这样体贴地关心过我的生活，直到盖的被褥和穿的衣服呢！

越想越觉得这是令人感激的事情。

我想，要报答他的山高海深的恩情和温暖的爱，只有遵照他的教导勤勤恳恳地工作，所以我们一直努力干活。

如今，我们已经过上了比过去的“财主”更好的好日子

了。

今天，我们正满怀着只要遵照敬爱的领袖金日成同志的教导去干， 就能过上更好的好日子 这样一个坚定的 信念，为占领五百万吨粮食高地进行如火如荼的增产斗争。

一九六二年三月

他指明了我们的前程

金 凤 爱

一九五九年五月二十二日，敬爱的领袖金日成元帅前来延安郡，亲自接见了我们南去者家属。

我永远不能忘记这一天的令人激动的情景。

每年五月下旬，我们这里插秧基本上就结束了。

由于是赶着收尾的插秧季节，那天晌午，我赶忙跑回家去，想快点吃午饭，早早上工。

老大和老二还没有放学回家。

我的家庭很简单，只有母子三人。但是我没有功夫等他们，想打一罐凉水来一个人先吃午饭，便顶着水罐朝外走。这时，有个学生跑来告诉我说，里党委员长同志叫我快去。

我急忙朝里党委员长等我的地方跑去。

跑到村口，就看见里民主宣传室室长在那里等我，他叫我赶快到郡党委去。

“凤爱同志，现在你要去见领袖啦。”

“什么，我去见领袖?”

这事太出乎意料之外了，我简直不知如何是好。领袖处理国家大事，那样繁忙，竟然特地挤出时间来召见象我这样的人！

就要见到金日成元帅了，我心里非常激动，禁不住嗓子发了梗。

我怀着激动的心情，一口气跑到郡党委。

当我到达郡党委的时候，已经有很多南去者家属在那里了。他们和我一样，也都很激动。

其中有一些是邻村的同志，一个个都兴奋得涨红了脸。

我们到郡党委办公楼院子前面的小荷塘边坐下来。我环视了一下四周，想镇静一下翻腾的心情。

新绿浓郁的银杏和枫树的枝条迎着春风摇曳。好象一切都和我的心情一样不平静。

隔了一会儿，金日成元帅同几位干部一起朝我们这边走来。

他向正在鼓掌的我们招手致意，一再叫我们坐下。

他亲自把放在桌前的椅子挪到旁边，然后坐下。

他这样同我们膝盖对膝盖地坐下以后，环视了我们一眼，把视线停在坐在前面的李同志身上，亲切地问：

“没有丈夫，过日子该多困难啊?”

没等她回答，又问:

“家里有几口人?”

“去年秋天，小叔子娶了媳妇，现在六口人啦。”

“小叔子娶亲的时候，花了多少钱?”

他这样体贴入微地关心李同志的生活，就象亲爹到了守寡的女儿家一样。

李同志涨红了脸回答元帅的问话，她不胜感激地说:

“金日成元帅，我能见到您，实在太荣幸了。这是在做梦，还是现实呢……我真不知道有多么高兴，多么激动。”

“把你们的丈夫都给你们领来，你们才会高兴。见到我有什么高兴的呢。”

他这样说着，用微笑的眼光望着我们。

我不禁眼里噙着泪水。

金日成元帅环视了我们一会儿，叫我们不要站起来，就在原地用座谈的方式交谈，然后又问李同志:

“你的丈夫南去之前做什么工作?”

李同志咽着眼泪回答说:

“我的丈夫是经不起敌人的威胁才走的。我十七岁跟他结婚，十九岁那年一月就分开了。就是在这三年中也没

怎么在一起，他在开城念书，一直在外面。”

说到这里，李同志再也忍不住了，开始抽泣起来。

我们也终于都哭出声来。因为李同志的心情也就是我们大家的心情。

金日成元帅看着我们哭了，隔了一会儿，摘了一朵荷塘边的丁香花拿在手里。然后把花瓣儿一片一片地丢在荷塘的水面上。

金日成元帅默默沉思了一会儿，慢慢地说：

“的确，祖国的和平统一，是朝鲜人民的迫切愿望。现在你们一家人不能团聚。

“可是，祖国的统一一定会实现。祖国一定会按照我们的意愿得到统一，只是时间问题。为此，首先就要把美国鬼子赶出南朝鲜。过去，日本帝国主义宣扬自己是个强国，但他们灭亡了。美帝国主义者也和日本帝国主义一样，总有一天要灭亡的。他们曾经说什么等到金达莱花开了，就要重新回来。然而，随着季节的变换，金达莱花已经开谢了九次，可是他们还没有来成。

“这并不是因为他们放弃了自己的企图，而是因为我们的力量强大。

“为了祖国的和平统一，我们共和国政府多次建议，要把美帝侵略军赶出南朝鲜，按照全体朝鲜人民的意愿举

行南北普选。可是，美国鬼子以中国人民志愿军留驻北半部为借口不肯撤走。去年，中国人民志愿军撤离了，美帝侵略军却依然赖在南朝鲜。

“我们曾向南朝鲜当局建议：南北要自由往来，互通信件，交流文化，做买卖。不仅如此，我们还表示愿意为受冻挨饿的南朝鲜人民提供粮食、胶鞋和衣料。

“然而，李承晚匪帮却拒不接受，说什么这些东西会带来赤色分子的影响。

“目前，南朝鲜有六百多万失业者。南朝鲜人民拥护共和国北半部提出的建议和各项措施，并为反对李承晚傀儡政府进行着斗争。如果我们干得好，敌人就会早日灭亡。

“敌人拿原子弹进行威胁，可是他们知道我们拥有比原子弹还要厉害的东西。”

我一字一句细心地听着金日成元帅的教导，心里坚定了钢铁般的胜利信心，燃烧起了对美帝国主义和李承晚匪帮硬把我们和父母、妻子分开，别说是相互往来，连信都不让我们通一封的满腔怒火。

我恨不得立即跑到南朝鲜去，把给我们带来不幸的祸根——仇人美帝国主义消灭干净。

赶走美帝国主义恶鬼、阔别的父母妻子重新团聚的祖国统一的那一天，犹如初升的太阳清晰地浮现在我的眼前。

“领袖啊！为了让祖国统一的那一天早日到来， 我一定要勇敢地战斗。”我心里这样说着，心脏激烈地跳动。

金日成元帅好象看透了我们的心思，说往后要把庄稼种得更好，使生活富裕起来。他接着说了如下的话：

“你们已经摆脱受警察和官吏毒打， 无法随意送孩子们上学的李承晚统治，过着自由的生活。可是，还不能说你们的生活很充裕了。所以你们要更好地领会共和国的政策，把工作做得更好，尽快提高生活水平。

“有些人跑到南朝鲜去， 是因为他们不知道共和国的政治好。跑到南朝鲜去的你们的丈夫当中，会有挎着空罐头盒讨饭的，会有同李承晚匪帮作斗争的，也会有人在这一斗争中立功回来。我们知道，从北半部去的人一般都在最积极地宣传共和国的政治好。

“因此，不能说因为是南去者的家属就都不好。 我们党不那么看。

“前一时期， 我们通过政令宣布：过去犯过罪的人，只要认识了自己的罪过，站出来反对李承晚匪帮，为实现祖国的和平统一而斗争，我们也将同他携手共同前进。对那些没有犯过罪，因为不懂才去的人，那就更不用说了。就是那些在这里犯了罪南去的人，我们也不认为他们都是坏人。他们当中也可能有人做了好事回来。

“我们党的政策一向是：对于那些认识了自己的罪过、表示愿意和我们一道走的人，都予以宽恕，并带领他们一起走。”

领袖如此信任我们，使我又高兴又感激，禁不住喉咙都哽塞了。

同时，我也深深地认识到自己从前因为丈夫南去，就觉得抬不起头来，过日子混一天算一天是不对的。

我是十六岁那年结婚的。

当时家里生活很苦，在我被拉到汉城纺织厂去做工不在家的时候，收了一个当长工的人的钱，就把我许给了他。

这样，还没有成礼，我就跟着丈夫打短工，两年后才勉强成了礼。

跟着丈夫打短工，受的苦是说也说不完的。

八·一五以前在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下的生活和李承晚统治时期的生活，真可谓求生不得，欲死不能。

当时，我是多么愚蠢啊！还不知道丈夫是在敌人的威逼和恐吓下，上了虚假宣传的当被拉走的，反而以为只要丈夫“平安无事”，就什么都好了，所以催他快走，叫他不要挂念家里的人。

这是多么愚蠢蒙昧的行为啊！想到把一个活生生的人推入了绝境，就心痛欲裂。这一悲痛的心情，再加上对于

那样深切地理解我们心情的伟大领袖的感激之情，使我禁不住热泪夺眶而出。

我确信：

“金日成元帅所说的话，将会象不死鸟一样飞向南方，给千百万人的心里带来新的力量。

“我的丈夫也会悔过自新，参加到斗争的队伍里来的。”

想到这些，在我的眼前就清晰地浮现出在南半部从领袖的教诲里得到力量，勇敢参加斗争队伍的丈夫的面容。

他以慈祥的目光抚慰地望着我们，过了好一会儿才又接着说下去。

我紧紧地咬住嘴唇，咽着眼泪，聆听领袖的话。

“如果孩子们问到爸爸的问题，你们就要明确地告诉他们。是干了坏事走的，就要告诉孩子们他是我们的阶级敌人，并教育孩子们，虽然爸爸走了那条邪路，你们可要走正路，做一名革命者。如果爸爸是无意识地走的，就要告诉孩子们，爸爸没有罪，因为没有觉悟才走的；并告诉他们，看不到爸爸是因为美帝和李承晚匪帮。要这样来教育他们，使他们认识到美帝和李承晚匪帮是我们的死敌。

“此外，还要教育他们说，你们没有罪。作为共和国的公民，你们与别人享受同等的待遇。决不会因为是南去

者家属而有所差别。要安下心来，好好学习，好好工作，做一名生产革新者。”

金日成元帅这样谆谆教导我们，要好好教育子女，把他们培养成为革命者。

我细心聆听着金日成元帅的教导，脑海里掠过了抚育孩子遇到的种种往事。

在许多回忆中，有一件事最使我痛心。

那是在大儿子上小学快懂事的时候发生的。有一天，他从学校回来，突然问我：

“妈，我爹上哪儿去啦？”

当时我一下子答不上来。事实上直到那时候为止，我一直没有把真实情况告诉孩子们。怕使正在成长的孩子们的心受到刺激，所以尽可能避而不谈丈夫的事。可是孩子想知道真情。

“小朋友们都说我爹到南朝鲜去了，妈， 你怎么瞒着我呀……”儿子眼泪汪汪地瞅着我说。 孩子的脸上充满了信不过母亲的神情。

当时，我只觉好象当胸挨了一铁棒，忍不住一把搂住大儿子痛哭了一场。

从那以后，大儿子就再也没有问过爸爸的事情了。每当注意到孩子们的心情，我总觉得犯了罪似的。

蒙骗孩子，这该是多大的罪恶啊！为什么不能教育他们说：把爹拉走的是美帝国主义侵略者，美帝国主义恶鬼是我们的敌人；只有把敌人赶出去，才能和爸爸团聚呢？

听了金日成元帅的话，我第一次痛切地认识到自己的过错。

不能用一时的感情来代替教育。我深刻地认识到，只有用真实来好好教育他们才行。

我深受感动地注意聆听领袖的话，生怕放过一句话，并暗自决心要把孩子们培养成真正的革命者。

金日成元帅教导说，自己的前途要由自己来开拓，接着又说了如下的话：

“我们党和国家给你们打开了前途。你们要用自己的双手来开拓自己的命运。另外，你们要多多学习，多多工作，使共和国富裕起来。今后你们要做好工作，争取入党，还要好好过日子。也要很好地参与政治生活，南去者家属中要出社会活动家，出劳动英雄。同时，如果丈夫半夜里回家来，要把他留住，让他向公安机关自首，以便一起过好日子。

“今天，也许他们已经知道美国鬼子是坏蛋了。这是因为他们清楚地知道把朝鲜人出卖给美国的是李承晚匪帮。

“在南半部，饿死的人很多，乞丐也很多。这是因为今天的南半部是只有有钱的人才能活下去的天下。可是我们这里，既没有过得特别好的人，也没有过得特别不好的人。将来，我们所有的人都会过上好日子的。资本家说这一点不好，可是劳动人民完全拥护。

“你们要相信我们党和政府，做好工作，让孩子们用心念书，自己来开拓自己的命运。”

这是多么信任我们的话呀！

我们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受到过这样深切的爱护和深厚的信任啊？

金日成元帅就象相信亲生子女一样相信我们，只要是能不辜负他的信任，我们还有什么可吝惜的呢？

听了他的话，我的心胸豁然开朗了，我们前进的道路好象清清楚楚地展现在眼前。

我痛心地认识到自己过去没有努力去开拓自己的前程，是错误的。

金日成元帅讲完话，全场静默了片刻。这时，有位大嫂站起来，咽着眼泪说：

“金日成元帅！听了您的话，我们的前程看得很清楚了。我一定要遵照您的话去做。我自己要象您教导的那样，做一个生产革新者，并且要把孩子们培养成革命者。”

这是在座的我们大家共同的心情。

金日成元帅听了她的话，满意地微笑着注视我们。

隔了一会儿，他站起身来。可是舍不得立即离开，又以慈祥的目光端详着我们。

“同志们，保重身体，好好工作吧。”

领袖说过这句祝愿的话，才掉转脚步，边走边用手绢揩眼睛。

领袖把我们的不幸看做是自己的不幸，把我们的疾苦看做是自己的疾苦。我们送别他的时候，禁不住又放声哭了起来。

我们站在那里，直到看不到金日成元帅的身影。

领袖虽然走了，可是总觉得他还在我们身边。我们久久地站在那里舍不得离开。

过了好一会儿，我才擦掉眼泪，回头看了一下大家。他们的眼睛也都肿了，但由于找到了新生活的道路而放出自豪和希望的光芒。过去未曾有过的生的光辉，出现在我们大家的脸上。

那天我一回到家，村里的人就拥到我家来，迫不及待地问：

“你见到领袖啦？他都说了什么话呀？”

我握住他们的手，说：

“金日成元帅给我们南去者家属指明了前程。他把我们……”说到这里就说不下去了。

想到领袖对我们的信任、深切的爱护和关怀，我感激得哽咽起来。

大家互相握着手谈着领袖给予我们的深切的爱护和巨大的关怀，想着辛酸的过去和幸福的今天。同时，也咬牙切齿地痛恨在如此幸福的今天把我们的父母妻子分开，给我们带来不幸的美帝国主义野兽。我们大家都下定决心，一定要沿着领袖所指明的道路，种好庄稼，并且坚信只有这条道路才是统一祖国、家人团聚的道路。

事隔几年了。这段时间虽然不长，但对我来说，等于是过了十年有意义的日子。我遵照领袖的教导，作了一切努力。

党对我的微不足道的积极性给予高度的评价，把妇女同盟班长和卫生班长的重要职务交给了我。对于连学校门都没有进过的我来说，这不能不说是力难胜任的重任。

可是，我确信只要遵照领袖的教导去做，就没有做不到的事，便尽一切力量去做工作。

我遵照金日成元帅的教导，决心要自己开拓自己的命运，努力学习，搞好工作，做一名生产革新者，把全部心血倾注在社会事业和合作社事业上。

不仅是我，而且所有南去者家属的生活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大家都更加积极地参加合作社的劳动，过着充满活力的生活。

每当遇到艰苦吃力的工作，我就重温领袖对我们的教诲，从中汲取新的力量。

我经常把领袖的教诲铭刻在心，努力象劳动党员那样生活和工作。

党不仅对我的工作的初步成绩给予高度的评价，还吸收我加入了光荣的朝鲜劳动党。

劳动党员！这是多么光荣的称号啊！

始终站在群众的前头引导群众前进的人，对群众的疾苦比对自己的疾苦更感到心痛、为人民的幸福而斗争的真正的人，不正是劳动党员吗？

我曾经那么盼望成为一个劳动党员，曾经那么敬仰劳动党员，现在我获得了这个荣誉，哪里还有比这更大的幸福，更大的光荣呢！

我觉得我好象作为一个新人重新诞生到这个世界上来了。

我一辈子也不能忘记，接到党证的那个时刻和把党证揣在怀里从郡党委回来的那天夜晚。

我一路走，一路老是去摸党证，心里高呼：

“金日成元帅！我成了光荣的朝鲜劳动党员了。是您把我培养成党员的。谢谢您。”

月亮和星星好象都在为我高兴，撒下特别明亮的光彩。我真想在散发出阵阵土香的合作社田野上无止境地朝前走。

我眺望着笼罩在黑暗中的江华岛，正在同美帝及其走狗勇敢斗争的丈夫的脸清晰地浮现在我的眼前，后来消失了，消失了又出现。

回到家里，孩子们还没有入睡，在等着我。

“孩子！妈成了劳动党员啦！”

“妈妈！”

孩子们高兴得不知道怎么是好，我一把将他们搂在怀里。

我把脸贴在孩子的脸上，暗自下定决心，一定要遵照金日成元帅的教导，顽强地生活下去，更多地做工作。

只有这条道路，才是我们一家团聚的道路，才是早日实现朝鲜人民的一致愿望——祖国统一的道路。

我没法悄悄地呆着度过那天夜晚。我想同村里人分享这个喜悦和幸福，我想把这一兴奋全部投到工作中去，奋力工作。

我换上工作服走出了屋子。

我迈着有力的步伐，下了坚定的决心：要怀着作为慈父领袖金日成元帅的战士的荣誉，遵循他的崇高意志，按照他的教导，无限忠于祖国和人民。

一九六二年三月

“把最好的东西给孩子们”

陈 龙 梦

党一向把最好的东西给我们的花蕾、我们的希望、祖国的未来——儿童。

我国到处都有愉快的学习场所，幸福的摇篮——学校、学院以及学生少年宫，儿童百货商店，儿童艺术剧场，各名胜地还设有少年团夏令营，而且这些设施还在继续增加。

各食品店里摆满了供应儿童的糖果和点心，都是特别甜、营养价值特别高的。

党是这样无微不至地关怀将要接我们的班，把祖国建设成为更加繁荣的共产主义乐园的儿童，把最好的东西优先给他们，让他们幸福地茁壮成长。

在这里，我想单拿我亲身经历过的一件事，来谈谈我们党和我国人民敬爱的领袖金日成元帅对儿童的慈祥的爱护和深厚的关怀。

一九六一年九月三十日下午，我们松涛园少年团夏令营里一片欢腾。

到江原道一带进行现场指导的金日成元帅，首先来到我们夏令营。

他刚一下轿车，孩子们就一窝蜂地拥向前去。

经久不息的欢呼声，在高邈清澈的天空回荡，驾着东海的碧波响遍四方。

金日成元帅伸开双臂亲切地拥抱跑过来的孩子们。

在这令人激动的气氛中，我走到他跟前，报告说：

“金日成元帅！ 松涛园少年团夏令营本期学生共二百零五名，正在过夏令营生活。”

元帅握着我的手，问有没有发生事故，有没有学生生病。

我回答说没有发生事故，也没有病号。金日成元帅就满意地笑了。他在一个女学生跟前停下脚步，问她叫什么名字。

“我叫金基顺。”那学生回答得挺顺当，脸上喜洋洋的。

元帅接着又问：

“家在什么地方？”

“……”

她刚才还那么高兴，这下忽然低下了头。

元帅好象已经猜到了什么，抚摸着她的头更加柔和地问：

“家在哪儿呀？”

“没有家。”她低着头回答说。

我站在旁边看到元帅脸色变了，便告诉他说：

“她是从南浦初等学院来的。”

“初等学院……”元帅轻轻地拍着那个女学生的肩膀，接着说：

“初等学院就是你的家嘛，基顺，是吧！”

瞬间，我不由得心里热呼呼的。他是多么体贴关怀着烈士子女和孤儿啊！

在凯旋回国以后，甚至在祖国解放战争的烈火中，他曾经为革命烈士子女和孤儿办了多少很好的学院啊。如今，他们在金日成元帅的怀抱里，是多么幸福地成长着啊！学院和夏令营就是他们的学习场所，就是经常受到金日成元帅无微不至的关怀的幸福之家。

元帅抚摸着围拢在旁边的孩子们的手，详细而又亲切地问：来夏令营几天了，想吃什么东西，怕不怕海，什么游戏最有意思，等等。

元帅被儿童们簇拥着走到夏令营营房门前停下来，望着海说：

“松涛园真好！过去是有钱人独占的避暑地。……应该让我们的孩子在这好地方尽情地游玩！”

这时，有一位随行的干部向元帅说：

“是的，金日成元帅！松林和白沙滩都很好，海水浅又不危险。这地方本来是留下来准备派别的用场的。由于您的指示，才在这里设立了少年团夏令营……”

“很好，很好。”

元帅满意地笑着说：

“把最好的地方给了孩子们，这事做得真好。不给他们还给谁呢。要把最好的东西给孩子们，要给最好的！”

这一天，金日成元帅视察了我们少年团夏令营，作了后来成为我们工作指针的具体的教导，所有的教导都强调要把最好的东西给孩子们。

元帅进了屋，朝着食堂边走边说：

“是二百零五名吧。能一次进餐吗？”

会计主任回答说能容纳二百多人。

“食堂很好，又干净，又亮堂……是个很雅致的食堂。”元帅看了看餐桌和椅子，甚至看了天棚上的电灯，然后说：

“食堂非常好。不过，这桌布最好换一换。”

元帅还把餐桌上的桌布拿起来看了看。桌布是刚刚换

过的，又干净，又平整。

可是，元帅说：

“对孩子们来说，塑料布要比这种白布好吧？ 换塑料布吧。”

元帅要看伙食计划表。他接过伙食计划表，仔细地看了二十多种菜的分析表之后，问道：

“表上规定每人每天给六百克白米， 孩子们不觉得饿吗？”

“还好。”会计主任答道。

“什么还好！看样子孩子们觉得饿呢。”

“小的满够了，大的不大够。”

“孩子们饿肚子还行吗！……给他们七百克吧。”

元帅对孩子们的伙食的关怀，不只是这些。他指着伙食计划表的好几处地方，谆谆教导说：

“……还有，我看豆腐太多了。 豆腐要比现在少给一点，多给些鸡蛋、水果和含有糖分的东西。”

元帅走到紧挨食堂的大厅时赞扬说，设计得好，盖得也不错。他说：

“这么大可以放电影喽，会计主任同志， 是用这间房子放电影吧？”

“是的。”

“你们是怎样给孩子们看电影的?”

“由道电影普及所带放映机来放。”

元帅思忖了一会儿，向随行人员说：

“拨给他们一架放映机。一定要给他们，要给最好的。”

金日成元帅对孩子们的爱护是无止境的。

这天，他还视察了孩子们的寝室。他走到床前，亲自掀开白被单，把叠着的被子打开看看，说：

“棉被太大太重了。夏天，毯子要比棉被好……要是给他们盖棉被，就得绗好。”接着强调说，要教育孩子们，就是叠被子也要叠得整齐，夏令营生活在培养集体主义和遵守集体纪律的精神方面，也要达到教育的目的。

元帅在离开寝室前，摇了摇床，那床发出吱哑吱哑的响声，他微微一笑，说：

“我们抚养孩子，如果让他们睡在这种床上，那么他们长大以后制造床时也可能造出这种吱哑响的床来，做工作也会有漏洞。要给他们换上好的床。”

金日成元帅对孩子们这样慈祥，连具体的东西都注意到了，而且非常关心，我深深地受到了良心的谴责。

他走上二楼，站在敞开着的窗前，隔着松林眺望白沙滩上一顶顶镶了五彩边子的遮阳伞，问道：

“今年夏令营办了几期？”

“这是第八期。”

“八期……那么，从哪个月开始的？”

“从六月一日开始的。规定每年从六月一日起到十月底为止。”

“六月一日……”

他想了一会儿，说：

“似乎晚了些。……我们朝鲜的春天多么好啊！……最好从四月中旬开始。从这个时候开始，有什么困难没有？”

“没有。办得到。”

“那么，就从四月中旬开始吧。”

元帅对我们没有想到的问题，一一作了指示。

回想起他看了盥洗室的水龙头和走廊墙上挂的油画和水彩画之后说的话，直到今天，我的心还是热呼呼的。

他拧了拧水龙头，放了些水，说：

“出水还不错。可是，这个水龙头不太好。元山只有这样的吗？要给他们换个好一些的。”

金日成元帅走到走廊上，在一个大油画镜框前停了下来。油画画的是金刚山的层岩绝壁和枫叶。

“每个房间几乎都挂风景画。层岩绝壁和云雾萦绕的

峰峦，孩子们并不是都能很好理解的。……”

我听了元帅的话，感到惭愧。他好象看透了我们的心思，更加和蔼地微笑着说：

“孩子们喜欢的是强劲有力的、朝气蓬勃的画。例如，描绘社会主义建设的豪迈景象的画，反映青年英雄们的斗争面貌的画，他们都喜欢。

“因为是孩子嘛，所以下面要加说明。……即使是风景画，也要让他们欣赏象东海日出之类遒劲有力、充满希望的画。”

他又在走廊墙上的一面不大的镜子前面停下来，对着镜子整了整帽子，说：

“这面镜子太小了。要挂个大的，好让上上下下的孩子们能看到自己的全身。这样，他们才能亲眼看看帽子戴得正不正，红领巾是不是歪了，全身上下装束端正不端正，以便纠正缺点。”

金日成元帅走上四楼，视察一间间少年团室，就将来小组室的设备及其运用问题，作了详尽的教导。

在四楼上，松涛园的松林，白色的沙滩，以及飘浮在微波荡漾的海上的无数小舟和快艇，都了如指掌地扑面而来。

金日成元帅扶着窗台，看了一会风景，说：

"有没有学生怕海？有的学生是第一次看到海吧？"

"是的。第一次看到海的也有一些。刚来的时候不敢下海，过不几天就熟了，玩得挺欢。临走的时候，还舍不得离开呢。"我回答说。

他高兴地说：

"对，就是嘛……"接着又问：

"有游泳辅导员吗？"

"有。"

"要好好地教孩子们游泳。要他们不怕海，就要让他们能够自由自在地凫水。"

他又问：

"登山用具都置备了吗？"

"还没有置备。"

他殷切地嘱咐说，要给孩子们制造不亚于地质勘探队员的、适合于孩子们用的登山杖，好让他们登山时，能把喜欢的岩石或石块敲开来看看，背兜也要做得又结实又好看。

他看着我们夏令营的建设规划总图，问到这里的气候，说：

"元山海风挺大吧？"

"是的。冬天刮得厉害。在雨季里是降水量最多的地

方。”

“海边嘛……冬天不办夏令营倒不要紧， 夏天雨多可是个问题。”

元帅以深思的目光看着建设规划总图，说：

“体育馆不必要。只要天气好，就让孩子们在外边玩，孩子们也喜欢这样。可是俱乐部一定要盖。这样，就是下雨孩子们也能玩个痛快。……设计的时候，最好俱乐部里多搞些小组室。”

他说水产品液浸标本还不够，强调要给孩子们置备我们力所能及的一切。

那时他反复强调的话，现在还在我的耳边响着：

“只要是为了我们的孩子们， 就没有什么东西可吝惜的。要把最好的东西给孩子们。”

从那以后，我们夏令营工作人员，在贯彻执行金日成元帅的现场教导的斗争中，取得了不少成就。但是，同元帅的崇高意志相比，我们所取得的成就，还不过是初步的。

“把最好的东西给孩子们”包含在这句话里的金日成元帅的慈父之爱，能用什么来比拟呢！

松涛园少年团夏令营——的确是金日成元帅给孩子们准备的幸福摇篮。

金日成元帅在长白山的密林里展望着祖国的解放和繁

荣，领导艰苦的抗日武装斗争的时候，曾经组织过儿童团和少年连，把孩子们培养成革命的花蕾。今天，他又指明了共产主义的前程，这样深切地爱护着孩子们。

在金日成元帅的怀抱里，正在茁壮地成长为共产主义后备队的我们朝鲜的孩子们，是多么幸福啊！

这一幸福，也不仅仅是孩子们的！

正象阳光普照一切，慈父金日成元帅无微不至的关怀和崇高的恩德充溢全国。

一九六二年三月

“恭喜你们结婚”

金 容 焕

村里的人，都说我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确是如此。

我自己也觉得象我这样幸福的人是少有的。

人们都说一生中最高兴的日子是结婚的那一天。正是在这个喜庆的日子里，我直接受到敬爱的领袖金日成同志的祝贺，哪有比这更大的光荣，更大的幸福呢！

我们的生活越是幸福，越是富裕，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四日那天的事情就越是清楚地在我的脑子里重现。

所有办喜事的人家都是这样，有几天，我们家真忙得不可开交。

为了祝贺我们结婚，住得靠近的亲戚和许多乡亲都到我家来了。

那天，我的母亲和嫂子又是准备饭菜又是接待客人，从一大早就忙得团团转。

真没想到，就在这天早晨，金日成元帅来到我们家。

据说，那天一大早，社员们还没有下地，他就到我们农业社来视察。听说我们家办喜事，就说："办喜事？是好事。我们去看看他们怎么过日子吧。人家办喜事，怎么能过门不入呢。"于是便到我们家里来了。

金日成元帅已经走进了院子，我们还不知道。他就象来道贺的邻居一样走进我家，我们都没有来得及出去迎接他。

"屋子布置得真好，就象民主宣传室一样。"

元帅听说我们是被害者家属，就更加高兴了，他走上廊台，看着里屋很满意地说。

他就象老朋友来串门一样，很亲切地看了看厨房。

汤锅冒出来的蒸气象浓雾一样弥漫的厨房里，放满了盛糕的木盆、盛饼的筐等盛满食品的器皿。

"喜事办得真阔气呀！"

元帅说这话的时候，在厨房里忙着准备饭菜的嫂子才知道是金日成元帅来了，慌忙用围裙揩着手跑出来向元帅行礼。

"小叔子在人民军服务八年，复员了。今天结婚。"

"哦，很好。你不仅把家拾掇得好， 还尽到了自己的义务。真了不起。"

金日成元帅就象称赞儿女的父亲一样，亲热地拍着嫂

子的肩膀，一再称赞她。

“在三年的战争中，你们在农村吃过多少苦啊。现在，烈属的生活困难还不少吧？”

“不。单干的时候借牛借工很困难，现在不愁这些了，过得很幸福。托您的福，盖了这么大的房子，日子过得也不比别人差。”

“应该这样。烈属嘛，工作应该做得比别人好， 日子也应该过得比别人好。你有几个孩子？”

“两个。”

这时，我的侄子在旁边用好奇的眼光打量着元帅，直撅撅地低下脑袋向领袖行礼。 金日成元帅抚摸着他的头说：

“你们长大后要作一名优秀人材，替爸爸报仇。 好好用功吧。”

金日成元帅待人那么亲切，洒脱，使得我嫂子也不觉得拘束了。嫂子说：

“请您进屋坐一会儿吧。”

“不要紧。我们正赶上了好日子。 新郎和新娘子在哪儿？ 见见面吧。”

他为了亲自见见我们，迈步向我们的屋子走来了。

当时我在另一个屋子里，听说金日成元帅来了，顾不

得穿鞋就跑到廊台。元帅正和我嫂子谈着话，我就踌躇地站在那里，没来得及问好。

元帅一看见我，就使劲握住我的手，说:“恭喜你们结婚。”

“金日成元帅！……”

我用两只手紧握着他的手，激动得嗓子发梗，再也说不出话来了。

我爱人感激和害羞得不知所措，勉强行了礼。元帅让我爱人和我一边一个站在他的身旁，把手搭在我们的肩膀上问道:

“你什么时候复员的?”

“一九五六年八月。”

“仗打得好啊，还得了勋章……”

他看着我胸前佩带的几枚勋章，亲切地说:

“打过很多仗吗？都参加过哪些战斗啊?”

“在一二一一高地上也打过。”

“哦，辛苦了。”

元帅轻轻地拍着我的肩头。我受到象父亲一样亲切地对待我的金日成元帅的爱抚，心里异常激动，同时又感到十分幸福，不由地汪满了泪水。

一二一一高地上的激烈战斗的情景一下子浮现在我泪

雾朦胧的眼前：……遵照最高司令官同志关于死守一二一一高地的命令，我和战友们一起，彼此拥抱着放声高唱《金日成将军之歌》；即便在那激烈战斗的日子里，我们还是憧憬着早日消灭美国鬼子，统一祖国的那一天……

然而，此刻我不就是在那样想念的金日成元帅的怀抱里吗！

啊！哪里还有比这更大的幸福和光荣啊！

我只觉得仿佛是在梦中。

“你受过伤吗？”

金日成元帅用慈祥的目光看着我，低声问道。

“胳膊受了点伤。”

我过去是一个普通战士，领袖对我的身边的事情竟给以如此的关怀，我在他宽阔的怀抱里，是多么高兴呀。这种兴奋的情绪，使我心头直发热。

“正是因为你们在前线跟敌人打仗打得好，才有了今天这样的幸福。看，多好啊。”

元帅把我和我爱人紧紧地搂在两旁。我爱人用衣带捂着眼睛抽泣着。

我轻轻地咬着嘴唇极力强忍着激动的感情，但终于忍不住哭了起来。

我几时受过这样热情的爱护呀！

元帅抚慰地轻轻拍着我们颤抖的肩头。

他沉默了一会儿，好象是开导我似地说：

“就象在前线同敌人勇敢战斗那样， 今后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也应该成为模范工作者。”

“明白了，金日成元帅！”

“哥哥被敌人杀害了，你应该多做工作， 连哥哥的一份也担当起来。”

“知道了。”

我咽下眼泪，象在人民军部队里一样，把两脚跟碰在一起作了立正姿势，有力地回答。

这一句简短的答语包含了我的坚定决心： 一定 要 把领袖的教导铭刻在心，用坚守一二一一高地的那种精神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建立功勋，无限忠于金日成元帅。

元帅听了我的回答，满意地点了点头。

“屋子布置得很好。还有被橱……你们真幸福！”

他看见我们屋子里的被橱、 书柜等各种家具一 应 俱全，上面还整整齐齐地放着三床厚被，非常高兴。

他面带满意的微笑，用慈爱的目光望着我们俩。

“你们要永远恩爱相处。祝你们幸福！”

金日成元帅又对我和我爱人说了这样一句亲切的话，然后迈步朝柴门走去。

我象被钉子钉住了似地站在那里，直到领袖的背影看不见了为止。

我觉得元帅好象还在原地，把我们俩紧紧地搂在两旁。

过了好一会儿，我才回头看了站在旁边的爱人。我爱人也陶醉于幸福之中，一动也不动地站着。

金日成元帅把我们的喜事当作亲生子女的事一样看待，感到高兴，嫂子被领袖所给予我们的无微不至的关怀深深感动了，两眼噙满了泪水。

“金日成元帅来过我们家是真的吗？”

出外的父亲和母亲这时才急急忙忙赶回来，握住我的手，不知所措。

“金日成元帅，谢谢您啊！”

父亲和母亲无限激动，不知把这句话说了多少遍。

那天夜晚，我们由于直接受到金日成元帅的祝贺，既激动又兴奋，怎么也睡不着。

“哪里还有象我们这样幸福的人呢！”

这句话我们不知重复了多少遍。我们夫妻俩紧紧地握着手，立誓要遵照金日成元帅的教导，好好劳动，建立幸福的家庭，来报答他对我们的关怀和爱护。

从第二天起，我们就比谁都积极地参加了农业社的劳

动。

在为了灌溉旱田修建扬水站的时候，我们夫妻俩一同参加突击队，尽了一切力量。

每逢碰到困难而吃力的事，我总是想起那天把我们俩紧紧搂在两旁的金日成元帅，从而获得新的力量。

有一天，我又听到了一个激动人心的消息。

记得那是我们结婚快一年的一九五八年一月十五日。

那天，我们夫妻俩在挖灌溉旱田的水渠，很晚才回家。刚走进柴门，嫂子就跑出来说了声“金日成元帅……”后面就说不下去了。

这天，金日成元帅来到我们新日农业合作社，一看见我嫂子就想起一年前的事情，说：“俞同志，你结了婚的小叔子好吗？”还深切地关心我们家的情形，问年终分配分了多少，日子过得怎样，等等。

听到嫂子的话，我只是紧紧地握着嫂子和妻子的手摇了又摇，我为这样不断给我们以爱护的领袖的高恩大德所感动，竟然什么话也说不出来了。

这怎么能说仅仅是对我们夫妻俩的关怀呢！

金日成元帅不论何时何地都象父母关怀亲生儿女一样，无微不至地关怀和爱护我们所有的人。

的确，敬爱的领袖金日成元帅的胸怀是多么宽广啊，

他深切地关怀着我们所有的人的生活，全体朝鲜人民的命运。

一九六二年三月

领袖来到我们家

朴承顺

一九五七年六月十一日酷热的中午，敬爱的领袖金日成元帅亲自来到我们家。

那天，我到家属生产合作社劳动，中午回家和全家人一起吃午饭。家里孩子多，吃午饭的时候一向挺热闹。那天，孩子们围坐在圆桌旁吵得也很凶。

这时，外边响起了两三下敲门声，接着有人问道：

“主人在家吗？”

我当是居民班长，要不就是哪个邻居来了，照样坐着应了一声：

“谁呀？进来吧。”说罢拉开横推门一看，有位身穿普通夏季服装的人，笑嘻嘻地走了进来。

这事太出乎意料之外了，起初我没认出是谁。

好象在哪儿见过，很面熟，感到很亲切，却认不出究竟是谁。

不过，这只是一瞬间。

不一会儿，我就认出他是金日成元帅。

他亲切地问我们全家人是不是都好，并一一留心地看了厨房里的用具，接着朝屋里看了一下，然后说：

“可以进屋吗?”

“元帅，快进屋吧。”

我这么一回答，他就脱鞋进了屋。

他走进屋里看出我们正在吃饭，便一再说：

“快坐下来，先吃饭吧。”

金日成元帅来到我们家，我们怎么能坐着吃饭呢！

可是，金日成元帅还是叫我们吃饭，他走到婆婆身边，拉住婆婆的手让她坐下。然后他也坐在婆婆旁边。

“吃的东西怎么样啊，让我来看一看。”

他和蔼地说着，把盖在饭桌上的报纸掀了开来。

桌上，包饭吃的莴荬菜叶子东一摊西一摊地散在饭碗和酱碗之间。孩子们刚刚吃过，乱七八糟的简直不象话。让元帅看到这样的饭桌，我难为情得抬不起头来。

他把桌上的碗碟里盛着的饭菜都看了看，笑着说：

“做得很好吃嘛。”他的声音不知道怎么那么柔和、大方……

“最近上市的酱味道怎么样，还算好吃吧?”元帅又问

道。

金日成元帅连我们吃的酱的味道也了解得这么清楚！

他在我家炕上这儿摸摸那儿摸摸，接着问：

"炕好烧吗？"

"好烧，去年过冬不觉得冷。"

我这么一回答，他似乎放了心。

金日成元帅问我丈夫在哪儿工作。我回答说，在冶炼厂土木车间。他说，虽然吃力些，但那是很重要的工作。

他还仔细地询问丈夫一个月拿到家里的生活费有多少，其中买副食品和其他家用花多少。然后又问家庭生活有什么困难没有。

我一一作了回答，然后说，日子过得越来越好，没有什么困难。说实在的，我们还有什么困难呢！

不知不觉中，我心里的拘束感一点都没有了，在他面前什么话也都想说了。

"元帅，我们家庭妇女也到家属生产合作社工作，生活宽裕多了。……孩子们挺用功，婆婆精神也很好。"说了一大堆，可以说太饶舌了。

元帅抚摸着站在身边的我们老三的头，满意地听完我的话。

特别是仔细地听了有关我在家属生产合作社工作的

话，还赞许地说，“那是很好的事情。”

金日成元帅留心地看着屋里的陈设。他站起来，打开衣橱看看，摸摸叠起来的被子有多厚，还看了看孩子们的书桌，然后说：

“在目前条件下，我们怎么会没有困难呢？ 可是往后生活会好起来的。”

这句话里包含着想让我们生活得更富裕、更幸福的心情。

我听了这句话，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元帅处理国家大事，还这样细致地照顾我们的家庭生活。的确，我国人民幸福的生活，无论哪一样都是同金日成元帅的关怀分不开的。

他一一仔细询问了家庭情况，然后十分亲切地说：

“南浦的水味道怎么样？给我一碗喝喝吧。”

我应了一声“是”，赶忙朝灶间走去。

我端着一碗清水，正要进屋，脑子里闪过一个念头：“嗳哟，怎能用这个粗碗……”不由得愣怔着停住了脚步。

实际上，战争结束还不久，我们家里除了粗碗再没有别的了。

“怎么办呢？”我踌躇了一会儿， 只好端着碗进了屋。

金日成元帅把那碗水接过去，一口气喝完，说：“哦，

味道真好。”说着把碗还给了我。

他连水的味道都关心到了，真使我感激不尽，光那么拿着碗呆立在那里。至今我还把那只碗好好地收藏着。

金日成元帅跟我们家里的人一一告别，然后离开了我们家。

我一直送到门外，久久地望着他的背影，好几次用衣带拭泪。他关心我们穿的问题，甚至连酱的味道都替我们操心到了，有这样慈祥的领袖照顾全国的经济生活，我们怎么会不幸福呢！

金日成元帅从我们家里出来，接着到了我们工作的家属生产合作社。

当时还是午饭时间，只有一个同志留在作业场里。金日成元帅走进散乱地摆着活计的屋里，把我们做的扇子、苍蝇拍和儿童玩具一样一样仔细看了一遍。他始终笑容满面。

我草草收拾一下屋子，赶到作业场去。那时，金日成元帅正在向赶到作业场来的同志们讲如下的话：

“是个好经验。按照党的指示办事有多好啊。把工厂丢弃的边脚下料加工成日用品销售，这对国家有好处，本人不也有了收入，补贴了生活吗？

“另外，家庭妇女聚在一起劳动，还读报，有助于政治

学习，这是多好的事情啊！”

他还从成品堆里拿起一把扇子来，称赞说，做得非常实用。又说：

“大嫂们做的，我也带一把去使使。”然后掏出了扇子钱。

“元帅，就当作我们的礼物，拿去用吧。”站在他身旁的同志说。但元帅却说：

“你们花力气做的，我怎么能白拿呢……我要把它带到平壤去大大夸耀一番。”

金日成元帅就是这样珍视我们的劳动。他怎么会没有扇子呢！可是，用我们的手上浆制成的那把普通的扇子却更合他的心意。

在那以后，每当在画报和电影里看到拿着象我们做的扇子一样的团扇的金日成元帅朴素的装束时，总是想起他来找我们的光荣的那一天。

金日成元帅走了以后，我们把他的教导铭刻在心里，久久地沉浸在无限的幸福之中。同时，一再下定决心，我们家庭妇女也要遵循领袖的教导，尽所有的力量为社会主义建设作出贡献。

我们的家庭有如鲜花盛开，一天比一天幸福。我们家属生产合作社产品的品种大大增加了，产品的质量也大大

提高了。

我们的生活越是幸福，就越是永远忘不了敬爱的领袖金日成元帅的比山还高比海还深的恩德。

一九六二年三月